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語林卷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唐語林卷五

宋 王讜 撰

補遺 起高祖至代宗 案以下補遺四卷並采自永樂大典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今畧以時代為次無時代者編附于後

高祖既受隋禪坐太極前殿會朝之次忽報南山急賊不測安南大首領馮盎前奏曰急擊之必退散無能為也遣百騎禦之俄頃報賊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遠料

賊果敗退盈曰奏報之時臣望氣雲形似樹辰在金金能克木擊之必勝上喜面賜金帶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邀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遂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高祖終不為人臣請速去之後高祖入京師靖與滑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衛滑既死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清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結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世充勣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行圍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椀

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勣主雄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不緣爾且竟死世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勣曰平生誓共灰土豈敢相忘但將身許國義不兩合雖不死之且顧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虧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脱事不如意使上有

惡舅之名不可英公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勲有不如意使上有遂良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若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中宗正位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義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逃於比干廟中刎死臨死謂曰比干紂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

我以忠見殺

虬鬚客姓張氏赤髮而虬鬚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靈橋驛既設牀爐中煑肉張氏以髮長垂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虬鬚客乘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攲卧看張氏梳頭靖怒未決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揺示靖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氏卧客曰姓張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亦問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

逢一妹張氏遥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煑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之竟以餘肉亂切飼驢客曰何之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靖曰不敢遂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以頭貯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負心者也銜之二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

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余謂之真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静者與之善因文静見之可也然兄欲何為曰望氣者云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計之某日當達曰達之明日方曙候我于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如飛廻顧已失矣公與張氏且驚且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也促鞭而行及

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之使回而到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鬚默然于坐末見之心死飲數盃而起招靖曰真天子也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之靖與張氏及期訪焉宛見二

乘攬衣登樓而虬鬚與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對環飲十數巡曰樓下匱中有錢十萬可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于汾陽橋下靖如期至則道士與虬鬚已先到矣仍俱詣文靜時方奕棊揖起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奕虬鬚與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來精彩驚人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盻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失棊子曰此局輸矣輸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奕罷請去既出謂虬鬚曰此

世界非子世界他方圖之可矣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鬚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祗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靖策馬而歸遂與張氏同往見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廳廳之陳設頗極精異巾箱粧奩冠蓋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既畢又

請更衣衣甚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也紗帽褐
裘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真天人也
于是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列奏其飲食妓樂若自
天降非人間之物食畢行酒而家人自堂來舁出兩牀
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鬚
指謂曰此珍寶貨泉之數吾所有悉以充贈向者本欲
于此世界求事或當一二十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
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海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

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忠盡行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資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亦不能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亦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固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人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僕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乃不復見靖據其宅

遂為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十年靖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東南蠻奏有海賊以千艘帶甲者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知虬鬚之得志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是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覬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螗臂拒轍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言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鬚所傳信哉

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

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别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臣請輿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驆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為敵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子之衆困于蕞爾之夷何也靖

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忽遽不憶也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惟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刃鋒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以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為恨太宗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笑曰臣雖鄙陋亦不失為夫婦之道臣每聞古人云富不

易妻仁也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平陽公主人謂太宗曰薛駙馬無才氣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數月帝聞之大笑置酒召諸壻盡往獨與薛歡語屢稱其美因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佯為不勝解刀以佩之酒罷悅甚薛未及就馬主遽召同載而還重之踰于舊日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命召之乃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鳳鸞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又高宗嘗為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罄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率更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裘坐觀因宿其旁三日而去

李太史與張文収坐忽見暴風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

當有哭者張以為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過送葬者有鼓吹焉

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所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太宗宴近臣戲趙公無忌令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完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

侯君集為兵部尚書以罪流嶺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絶代太宗問其狀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

侯君集家有金箄二甚精妙御府所無隱而不獻後君集獲罪乃于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羅獻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蒺藜

太宗病出英公為疊州都督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

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去

唐貞觀元年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嘗忽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貞為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命婦于宣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寢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而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別所可備

極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至會日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所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奬勸賜綵百匹遷祠部員外

高宗臨癰殆甚待詔秦鳴鶴奏曰須針百會方止則天大呼曰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上曰朕意欲針即時眼明云諸苦悉去殊無妨也則天走于簾下自負銀錦等賞賜如向未嘗怒也

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

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殁孫象竟被族誅

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為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内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儀因奏天后專恣海内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則天遽詣訴詔草猶在高宗恐有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

閻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善寫
真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
李等七姓恃有族望恥與諸姓為婚乃禁其自婚娶于
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乃置使閱
其書奏然後投之匭匭之有司自此始也初置匭有四
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為一匭依方

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為頴川太守設缿筩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函旁各置一函横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悦而從之徐敬業于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為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暐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明皇以匭字聲似鬼改匭使為猷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
坐朝文武百執事班于水次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
雞為首建之于高橦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
先置鼓于宫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撾其
鼔案金雞魏晉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
呂光隋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
葢自隋朝廢此官而為衛尉所掌北齊每有赦宥則于

闔閭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即位其後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先時有謡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為天子建金雞也齊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為金雞樹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言曰

璟所陳社稷大事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㦯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安二年上疏請復子明辟奏疏不納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彦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愍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即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予懷可贈諫議大夫

近代言樂衛道猶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猶為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于紹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叩鐘磬使闇別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其能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輙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適來問疾僧遽以告俄頃輕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盛設饌余當為除之僧雖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其聲遂絕僧苦問其

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馬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墜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忽驚墜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攝衛開元十三年終且百歲

曹懷舜金鄉人父繼叔死王事懷舜授遊擊將軍歷内

外兩官則天嘗云懷舜久歷清資屈武職後轉右玉鈐衛將軍

則天時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意在前行外郎後除水部員外頗懷憤惋同列張敬忠以詩戲曰有意嫌工部專心覓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牆東議者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畿丞為苦海道入縣令為畜生道入判司為餓鬼道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爾西門豹作對

蘇味道詞亞于李嶠時稱蘇李崔融嘗戲蘇曰我詞不如公有銀花合也蘇即答猶不及公金銅釘謂今同丁令威也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問也酷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此兩句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劉禹錫曰宋生不得死天報之矣

張文瓘之為大理獲罪者皆曰為張卿所罰不枉也

張柬之等既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當正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雲四齊萬里澄廓咸謂天人之應
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彦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敕衛尉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

艦先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既而吏部船為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聲樂一部即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悅以為兵部不逮也俄有風吹所帖之紙為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進士及第後

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宫官冷落之次難進令之有詩曰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羮稀筯易寛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幸東宫見之不悅以為諷上援筆酬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及肅宗即位召之詔下而令之已卒

景龍初有韓令珪起自細微好以行第呼朝士尋坐罪為姜武畧應云且抵承曹大無頻喚姜五流何故遽行

此姜武畧應云且抵承曹大無煩喚姜五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為逍遥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為清虛原鸚鵡谷為幽棲谷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或曰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于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和元祐為貞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言嬖幸而意及兵戍韋氏命鞫于大理而將戮之月餘而韋氏伏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為千牛衛長史

韋鏗初在憲司邵炅蕭嵩同昇殿神武皇帝即位及詔出炅嵩俱加朝散獨鏗不及炅鼻高嵩鬚多並類鮮卑鏗嘲之云一雙獠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衙前捺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鏗曰肥而短他日忽于承

天門風眩蹋地旻詠曰飄風忽起團團迴倒地還如脚
被鎚莫怪殿上空行事直為元非五品才
郗昂性捷直源乾曜當戲之曰謝安云郗生可謂入幕
之賓矣豈非遠祖否郗曰猶勝以氏為禿髮若不遇後
魏道武稱曰同源賜之源氏豈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後
與杜黄裳同學于嵩陽二人同中第郗以安禄山偽官
貶歙縣尉黄裳入相後除中書舍人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驟拔用歷戸部侍郎京兆

尹以至宰相暇日上獨與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言語容貌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豈不嘗負陛下何念之深上曰至忠晚乃謬耳其初立朝得不為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之者莫不感悅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為侍中明皇初即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為稱職所薦用人咸至大官

俛若水為汴州刺史明皇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上疏諫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委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汝南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明皇鍾愛授之音律能達其旨每隨遊幸常戴砑絹帽打曲上摘紅槿花一

朶置于帽上笪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樂家云定頭項難在不動揺上大喜賜金器一廚因曰花奴（原注璡小字）資質明媚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原注上于諸親嘗親稱此號）夫帝王之相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須有深沈包育之度若花奴但英秀過人悉無此狀故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

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撝挹衆皆歡賀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策夫子為文宣王改修殿宇封夫子後為文宣公仍長任本州長史代不絶先時廟夫子在西牖之下武德初并祀周公周公南面故夫子配坐西方貞觀中廢祀周公而夫子西位不改至是移就南楹南面正位十哲東西侍立又封顔子為兖公閔子為費侯伯牛為鄆侯仲弓為薛侯冉有為徐侯子路為

衛侯宰我為齊侯子貢為黎侯子游為吳侯子夏為魏侯曾參以下並為伯其兩京文宣廟春秋二仲釋奠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牲以太牢州縣以少牢而無樂

學舊六館有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書館律館算館國子監都領之每館各有博士助教謂之學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簿謂之監官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朝受業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廊宇粗建會十三年秋霖一

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
在國子館中尋屬邊戈內擾館宇至今不立
明皇時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嘗對御使人于風中擲鵝
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
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
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
明皇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
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仲是時李林甫初為

相竊知上意及旅退佯為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非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宫也將欲駕幸焉用選時假使有妨刈穫獨可蠲免沿路租税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車駕至長安不復東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説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為義漢魏共遵劉説唐承隋代火運向為土德衣服尚黄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黄

色之多亦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為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者多為詭異以蘘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上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為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土德惟新賦即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為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酅介二公焉

扶風太守房琯申當郡苗損國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有事皆潛申國忠以取可否

楊國忠嘗會親知吏部銓事且欲噱以娛之呼選人名引入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鬍者與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明皇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之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俱來其所為變怪不測有邢和璞者善筭術視人投筭而究其善惡夭壽

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奏曰果今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方甚便以汁進果果遂引飲三巵醺然如醉顧侍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引鏡視其齒盡焦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盡墮藏之于帶乃于懷中出神膏色微紅傅諸墮齒空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

生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明皇時亢旱禁中築龍堂祈雨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

未畢如覺雲起生梁棟間俄而大雨

羅公遠多秘異之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術就公

遠勤求而學公遠雖傳不盡其妙上每與公遠同為之

則隱没人莫能測若自為之則或遺衣帶或露頭巾脚

宮人每知上之所在也百萬錫賚或臨之以死公遠終

不盡傳其術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于榨下壓殺而

埋弃之不經旬有中官從蜀使回進公遠乘騾于路笑而謂曰上之為戲一何虐耶

明皇幸東都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宫寺閣臨眺久之上四顧凄然歎息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廵至成都前望大橋上乃舉鞭問左右曰是何橋也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吾無憂矣或曰一行開元中嘗奏上云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

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一行和
尚滅度留一物封識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
歸也上不諭其意及幸蜀間乃知其深意方歎異之
明皇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
號曰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
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爾召龍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
不可為也上使强之曰人苦暑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
快意無畏辭不獲已遂奉詔有司為陳請雨具而幡幢

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無畏以小刀于水鉢中攪旋之梵言數百呪水須臾之間有龍其狀如指赤色首瞰水上俄頃没于水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有頃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徑上數尺稍引去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馳馬去而四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尺素騰上既而昏霾大風震雷暴雨如瀉力士馳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矣街中大樹多拔力士復奏衣

畫沾濕盂溫禮為河南尹目見其事溫禮子嘗言于李

栖筠與力士同在先朝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

云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回風昭昭然遍諸耳目也

明皇紫宸殿櫻桃熟命百官口摘之

明皇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腸食之賜安祿山哥

舒翰

虢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于梁

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明皇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八相每以忠讜厲己因前進曰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為志

申王有高麗赤鷹每獵必置之駕前目之為抉雲兒

明皇嘗三殿打毬榮王墮馬悶絶黃幡綽奏曰大家年幾不為小聖體又重儻馬力既極以至顛躓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壻等與諸色人為之如人對食盤口眼俱飽

此為樂耳傍觀大家馳逐忙遽何暇知樂上曰爾言大有理後當不復自為也

明皇問黄幡綽是物兒得人憐是物兒者猶何人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號安祿山為子肅宗在東宫常危懼上俛首久之上又嘗登北樓望渭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對幡綽曰是年滿令史又問曰爾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噴飯直及上前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

綽曰此非錯喉是歟帝或曰鄭滁州臚于曲江見令史醉卧池岸云更一轉入流又開元中上與内臣作歷日令高力士挾大戟置黄幡綽口中曰塞穴吉幡綽遽取上前巨羅内靴中走下倒内財吉上歡甚即賜之上好擊毬内廐所養馬猶未甚適與幡綽語曰吾欲良馬久矣誰能通馬經者幡綽奏臣能知之今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丞相言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知之幡綽曰臣每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

馬是必能通知上大笑又黄幡綽滑稽不窮嘗為戲上悅假以緋衣忽一日佩一兎尾上怪問荅曰賜緋垂魚袋上謂曰魚袋本朝官入閤合符方佩之不為汝惜竟不賜

打毬古之蹵踘也漢書藝文志蹵鞠二十五篇顔注云鞠以韋為之實之以物蹵蹋為戲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蹵音千六切鞠音距六切近俗聲訛謂鞠為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開元天寶中上數御觀打毬為事

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有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于鄴下上書于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為樂之方甚衆何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歡耶薛公悅其言圖鋼之形置于左右命掌記陸長源為贊以美之然打毬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為之耳今樂人又有躡毬之戲作彩畫木毬高一二尺女妓登躡毬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蓋古蹋鞠之遺事也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為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絶古用篾纜今代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于胸前分兩朋兩向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為界震聲叫譟使相牽引以却者為勝就者為輸名曰拔河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為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為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為改西朋竟輸韋

巨源唐休璟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為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技技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技女自繩端攝足而上往來倏忽望若飛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履而行從容俯

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六尺或蹋肩蹋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繩還往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可觀也衛士胡嘉隱作繩技賦獻之詞甚宏暢上覽之大悅擢拜金吾衛倉曹參軍自兵寇覆蕩伶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軍州宴會時或為之

明皇在禁中欲與姚元之論事時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左右以步輦召之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知音樂尤善羯鼓原注鼓樂部行列

云南山起雲北山起雨者是宋開府所為嘗與明皇論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須魯山花甆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原注去聲肯原注去聲聲據此乃漢震第二鼓也且顱用石末花磁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鼓非羯鼓明矣原注第二鼓左以杖右以指開府又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上與開府兼善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馬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即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

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沇亦知音貞元中集樂錄三卷德宗覽而善焉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與論音樂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設有舛乖悉可言之沇沇吟曰容臣與樂官商推條奏上使宣徽使就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二使奏上樂工多言沇曾不留意不解聲調不審節拍兼有聵病不可議樂上頗異之乆之召對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聽若迨于聲律不致無業上又使作樂曲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

笑之沆顧笑者忽怒然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當即去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大駭令主司潛伺察之既而琵琶工為人訴稱六七年前其母自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罪其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召對每令沆察樂樂工悉惴恐不敢正視沆懼罹禍辭病而退

李龜年彭年鶴年弟兄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能歌詞尤妙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明皇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豎櫃也後數年又聞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枝杖羯鼓棬後留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潙水棬中竟不散以其至平故也又云人聞鼓棬只在調豎慢此棬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如也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為破後其地盡為西蕃所沒破其兆矣

上愛幸安禄山呼之為兒常于便殿與楊妃同樂之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楊妃上顧而問之不拜我而拜妃子何也禄山奏云外國人不知有父只知有母上笑而赦之禄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此腹中何物而大禄山尋聲而對腹中但無他物唯赤心而已上以其真而益親之

張廵將雷萬春于城上與廵語次被賊伏弩射之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諜問之知是萬春乃言曰向見雷萬春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廵與潮書曰僕誠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聖主畴則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須展志云云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數加益智之丸無令病入膏肓坐親斧鑕也

張廵之守睢陽明皇已幸蜀賊氛方熾孤城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

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于懸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羶腥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餘陣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勵將士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聞笛詩曰岧嶤試一臨鐵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

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遥聞横笛吟時雍丘令令狐潮以書勸誘不納其書有曰宋七昆季衛九諸子昔斷金成契今乃刎頸相圖云云時劉禹錫具知宋衛耳剽所得濡毫有遺所冀多聞補其闕也又説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為時所稱所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智井鳩翔危堞龍護皆文武雄健士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

不過是一張僕射耳則張巡許遠之名焉得以光揚于萬古哉巡性明達不以簿書介意為真源宰縣有豪華南金悉委之故時人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聞之不以為事

吳道子訪僧不見禮遂于壁上畫一驢其僧房器用無不踏踐僧知道子所為謝之乃塗去

王維畫品妙絶工水墨平遠昭國坊庾敬休所居室壁有之人有畫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

霓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舛

王維為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後輩慎之

或有人報王維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作詩王右丞

王縉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宫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主飲宴

杭州房琯爲鹽官令于縣内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

案唐書房琯傳琯河南人亦未為鹽官令此疑有誤

驪山華清宫天寶中植松栢徧滿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嶺之上最爲嶄絶次南即長生殿殿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即御湯周環數丈悉砌白石瑩徹如玉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座階級而下中

有雙白石甕連腹異口甕口中復植雙白石蓮泉眼白蓮中涌出注白石之面御湯西南即妃子湯湯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于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而下鑿作暗竇走水出東南數十步復立一石表湧出灌注一石盆中後人為也

潞州啟聖宮有明皇鼓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存張弘靖為潞州從事皆見之

北邙山玄元觀南有老君廟殿臺高敞下瞰伊洛神仙

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

鄴西鼓山東北有石鼓俗傳石鼓鳴則兵起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遞于高巒靈響特驚于四表案說文鉦似鈴小者為鐃周禮以金鐃止鼓然則鉦鼓雖同類鉦乃以金為之直謂石鼓為神鉦失其義矣高齊時石鼓鳴未幾而齊滅隋季又鳴無何海内崩亂近天寳末石鼓復鳴俄而幽燕做擾記傳臨海零陵南康建平天水諸處皆有石鼓其說多同晉武帝時吳郡臨平湖岸崩出

一石鼓扣之不鳴張華云取蜀郡桐木作魚形擊之則鳴于是聲聞數十里後十六國迭據三百餘年攻戰不息是石鼓之鳴咸非吉徵也

費縣西漏澤者漫數十里每歲時雨降即自浮溢蒲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應節即如掃一夕而乾焉蕭穎士以年代莫詳記載所闕信殊異也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驊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有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疲于道路矣蕭曰無

乃祿在其中

賀監爲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惠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笣苴爲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慘澹矣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鼇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爲鉤線白曰風波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爲線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宰相竦然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天寳中為滏陽尉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會中使至州琯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却還云被額房公顧左右何名為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斂笏對曰查名詆訶為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可笑識額者更奇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為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語大抵多近猥僻

肅宗在春宮甞與諸王從明皇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

之東梁上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戟神節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受節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鎭即古之諸侯在其地則于衙門及罷守藩閫雖爵位崇高亦不許列于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諲立戟有司載戟及門諲方慘服乃更吉服

迎而拜之頗為有識者所嗤則知辱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于禮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魚商絶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脩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勞費頗多知遠甚以為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頻有壞決乃以鐵數千萬片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而堰果立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

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一晝夜十二沈為行道之節冬夏短長雲陰月晦一無所差

嚴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章彝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其母喜曰而後吾知免為宮婢矣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刋名于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有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且前定矣況官與壽乎

杜亞在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之戲費金千萬杜鴻漸為都統并副元帥王縉代之鴻漸謂人曰一箇月乞

索兒一萬貫錢蓋計使料多以此詰俸錢都數也
代宗賜郭汾陽九花虬馬子儀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獻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如龍每一嘶羣馬聳耳身被九花故以為名
郭汾陽雖度量廓落然而有陶侃之僻動無廢物每收書皮之右務下者以為逐日須至文帖餘悉卷貯每至歲終則散與主守吏俾作一年之簿所務處多不端直

文帖且又繁積吏不暇剪正隨斜曲聯糊一日所用幾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銛以應召覺愈于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鐶勢加于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榼其書而務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儀部吏也原注言不廢折刃也時人遂效之其製益妙

武后已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凛若髙

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敕營甲第瓌材之美為京城第一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為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堂權爭修第舍頗為煩弊議者以為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原注續世說明皇為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其幄帟器皿充物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于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彼眼大勿令笑我 中書令

郭子儀勲伐葢代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于大門出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鍠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葢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張曇為郭汾陽從事家嘗有怪問于術者對曰大禍將至唯休退可免曇不之信及方宴席上見血有尼者聞

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曇怒而杖之其後曇言語有失汾陽銜之又屢言同列事或獨後見多值方宴罷在姬所不可白事必抑門者令通汾陽謂其以武臣輕忽己益不平後因謂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因之以聞竟杖死

李太尉光弼鎮徐北拒賊衝急總諸道兵馬征討之務皆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傪傪明練庶務應接如流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判官商

量將校見修禮數如見太尉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能任人

代宗時百寮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臣以下不知所對給事劉某出班抗聲曰敕使反也屯兵無數何不捍寇而欲脅天子去宗廟仗内震聳朝恩大駭而退因此罷議

顔真卿為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陜府還真卿請先謁

五陵孔廟而後還宫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柳相初名載後改為渾佐江西幕嗜酒好入酈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

寶是欲為亂陛下不計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
嗣恭不慮請待秋凉以修覲禮渾入泣諫曰公有功方
暑而追是為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
為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
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相載用李紓侍郎知制誥元敗欲出官王相縉曰且
留作誥待發遣諸人盡始出為婺州刺史又曰獨孤侍
郎求知制誥試見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謂常州曰知

制誥可難堪心知不我與也乃薦李侍郎紓時楊炎在閣下忌常州之來元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元伯和李騰騰弟淮王縉時人謂之四凶劉宗經執經兄弟入八元數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駡云頭錢價奴兵輙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訪八錢之義荅只是衣短七耳同列為言紓甚慙

元載擅權多年容有為都盧緣橦歌欲諷其至危之勢覽之泣下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閤内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出自是罷免

元載敗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為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而亦賜死元載于萬年縣佛堂子中謂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污泥不怪也乃脱韤襪

塞其口而終

顏真卿集和政公主神道碑詩美下嫁書傳築館貴其中禮載籍稱焉漢魏已還寂寥罕嗣以湯陵德則維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丕變平陽起娘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于宋公常樂糺匡復之師于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法度躬行婦道以懋大倫克順天經光昭懿烈名言之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衆美于一身鄰太虛而獨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

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玄宗大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二女帝女之崇于斯為盛今天子之同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禄也后父贈太尉吴君曰令珪嘗游宦蜀中使道士勾規占之規驚起曰此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為人君女為公主嫁于柳氏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舊哉公主三歲而孤即能孺慕育于儲妃韋氏純孝過人幼而聰惠長而韶敏穠華秀整令德芬

馨婉嫕發于天姿肅雍形于鑒寐奉今上以悌達事章妃如所生繇是特為肅宗之所賞愛至若左右圖史開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績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畧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天寶九載春三月既望封和政公主降于河東柳潭既笄之三載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孫皇唐蘄州刺史懷素之曾孫贈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地胄輝映當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聲華國道勝而貴能下善謙尊而休有烈光

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冑曹轉潁王府户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人門第一選尚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既好合雅相敬貴雖楖佚秉彛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由衷每抗古人之節故宗族胥睦不獨親其親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竭力供侍不務華采服無金翠之飾居有冰雪之容每至朔月六參朝天旅進嫣然班叙之內迥出神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洎凶羯亂常潼關不守玄宗幸蜀妃后駿奔姊曰寧國公主孀嫠孱

居誰或訃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馬下而同趨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寧國而後從之柳侯辭公主曰我若先涉脫有危急不能俱全則棄我姊矣柳侯感歎躬負薪之役公主怡然親饋餽之事伯姒華陰楊氏太真妃之姊也貴偉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謟黷思未綢繆楊且云亡以孤見託馬嵬之役無嗺類馬感其一言悉力營贍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于己子雖其密親罔

或能辨柳之親暱伯仲姑姊隱儭將迎唯恐不至糾逖疏屬撫循悍㜸縣內及外終始如一孤窮滿目榮悴殊倫居薄推厚未嘗懈倦衣服飲食等無有差互或未周嬰孩罔及每至伏臘礿祠烝嘗必具禮衣花釵之飾以躬中饋堂室之奠式燕孫謀豈無婢使姿性純儉不以迄成先聖休之寶書清問秋八月玄宗至蜀仍舊邑而冊公主以潭為駙馬都尉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屬狂將興禍稱兵向闕玄宗親御闉闍臨視誅討駙馬率領

家豎折衝張義童等鬬于門中公主及寧國彀弓迭進駙馬乘勝突刃所向無前斬馘擒生殆逾五十節使時宰具以表聞玄宗自繫誥示先帝懇讓莫當策勲遂寢今上之為元帥也躬擐甲冑率先將卒舉兩京若拾遺推兇冦如振槁勞旋方及帑藏其空公主貿遷有無億則屢中數逾千萬悉畀縣官論者難之肅宗彌留衆皆迭侍主獨瞻依不去于旁帝有間盡而謂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賚莊一區帝愛季女曰寶貞公主因奏

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泣而諫焉哀動左右西陵遷窆上戒主曰凡厥親身之物必誠必信勿之悔焉主罄家有無以邑入千萬潛充經費上深感歎焉上既宅亮陰未忍臨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豈嘗私謁動必以聞上敬異之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既東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荆南慰薦諸將方隅載謐職貢以修主有力焉上之在陜憂主乏匱乃命中使屢敕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須務令肅給主以國用罄空退

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資戰士其能饕餮首冒國經唯
請名香數斤施于佛寺爲上祈福而已王公咸屬相携
而至者藍縷𩞄囊襁負鱗次竭其資斧親自瞻恤聚而
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商於頓于傳置羣盜蝟起奄及驛
亭呼而犒之曉以禍福一言革面願比家奴之死靡他
至今猶在緬惟罔極無所寘哀從母薛氏遺孤四人分
宅居之皆俾成立萊莘兄弟盡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
良士主之慈忠悉皆若是親臨稼穡躬儉節用不憚煩

縟雅好組紃駙馬裳衣必親裁紩爰及子女冈衣綺紈綻新皆成主手每加訓誨惷廸檢押廣德二年春二月歸于上都諸主髙會議際夫黨覿其親族多曠周旋咸以為時經百罹粗畧可也主抗詞曰女之移天遂成他族怙貴長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聞必不悅諸主蹶然競崇討習禮之降殺親之薄厚翕然一變職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屬邊候不謹烽及京師城中震驚闔視無色主既彌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入言之駙馬請間

主曰吾業已行矣駙馬獨無兄乎因乘檐子直至寢殿乃悉索閼遺備陳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傍或負來因爾退歸暹明誕育展轉怊悵不能彌忘時屬炎暍熱病有加聖情憂軫起坐失次天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薨于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嗚呼皇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耆然一叫聲淚俱咽哀動木石豈伊人倫漣漣孔懷如失于臂曰予此妹國之鴻寶方期同樂云如何殂嗟哉

天實為之胡寧忍予乃輟朝三日命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官供務從優厚柳侯捐膺永悼氣索神傷心苦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男三女或齔或孩呼阿母而哭無常聲籲昊天而仁覆永絶哺以滋旨嗑而莫就其為酷痛曷愈予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罔不震悼棧有青牛素服轅軛主之薨也踣地哀鳴仰天屑淚三日不秣畜猶若是臣僕可知主之將薨馭馬先殞捐館之夕遊神別墅乘

之周麾徧勞慦遺俾屏不逮田客兼從數騎久已云亡衆皆驚起髣髴猶見雖所憑則厚而精氣何多主于駙馬大義敦肅不恃俔天之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于名利顧究衛生之經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真宗故于他時並受法籙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相告勗者則心有慊焉牽而行之曷嘗廢墜又以為死生恒理先後之間若幸啟手足必當遂我以道服瘗我于支提往來行言時見

存恤則所懷足矣子若不諱我若此身未亡酒掃塋壠出入窀穸奉君周旋噫嘻于斯之時以為謔浪豈悟今者皆符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駙馬疏陳皆蒙允許粤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暈試秘書丞賜紫金魚袋杲試殿中丞昱及三女等虔窆公主于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從理命也嗚呼風詠聚裳史稱彤管纎微之善載籍猶稱况乎七葉帝女分形歸妹貴能逮下忠以導君躬德言容

功之美服女師母儀之訓訂之繇古孰與我京昔馬遷著記謂之實錄有道見述亦云無愧某學于舊史少識前載歷考往代釐降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雖壼則家風每挹如賓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穠矣公主玄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德言容功義仁孝忠温良恭儉敬讓弘通率履弗越高明有融下嫁于柳猗那自久金石著盟瑟瑟斯友家道以正人倫斯厚鳳凰于飛梧桐是依雝雝喈喈福

祿攸歸和樂既孺德音莫違麟之趾定振振子姓方紹
母師奄摧邦令一人痛毒九有悲詠詔葬于何銅人之
阿支提鬱起宰樹誰過空餘好合來往滂沱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氣激于喉中
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
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
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
務光授舜舜演之為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有晉大

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得道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矣按高氏緯畧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峡猿七曰下鴻鶴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盡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

詠歌憂則嗟嘆思則嘯吟詩云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顏延之五君詠云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鳶狀其聲氣可知矣若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為琴崇飾過甚余不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賦云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畧無蹙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非動脣之謂也天寶末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師善長嘯能作鼓霹靂之引初則聲發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砰磕寫雷鼓之

音忽復震駭聲如霹靂聞者莫不傾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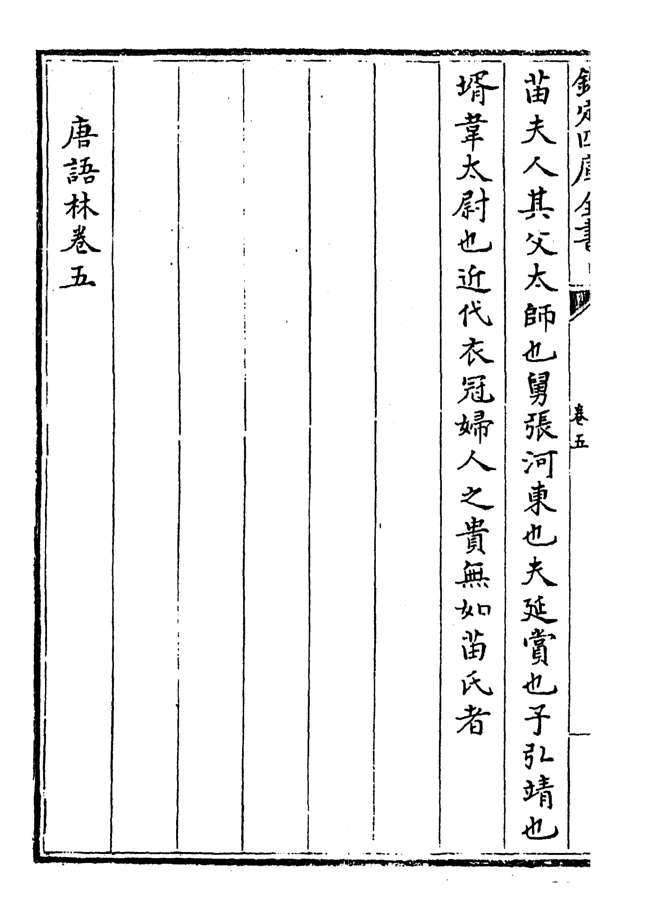
至德二年敇天下州縣重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歷初稅每十文三年加五文敇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使

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罷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者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于置兵盛于興利普于銜命于是為使則重為官則輕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歷中請俸有至百萬者在朝有

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匭宮苑閑廄左右巡
分察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街外任則節度觀察諸
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畧鎮遏招討榷鹽水陸運營田給
納監牧長春宮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
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復選補會盟冊立弔祭供軍糧
料和糴此其大畧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謂之
使舊爲權臣所綰州縣所理後屬中人者有之
大歷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

錮于池内淬之池魚皆死余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藥囫投之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大歴末北方有白虹夜見東西屬地封演曰凡虹見皆當日之衝朝見則在西常與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見之時日在癸則虹見當在丙常時虹影穹崇舉目而望今虹在北又可平視知日在北方去兹遠矣畧計此當在斗極之北斗極天中也故北方可得而見而日更在虹之北又甚遼闊故北方不得而見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也子弘靖也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苗氏者

唐語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語林卷六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儁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卷六

宋 王讜 撰

補遺 起德宗至文宗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鑒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郄惟素諸人皆談畢鑒虛曰諸奏事云玄元皇帝天下之聖人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贍部洲

之聖人臣請講御製賜新羅銘講罷德宗有喜色

德宗降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儒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

拜諭德為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牆對

東宮曰臣山野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

是宮寮自合知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崽郎案崽

字字書無

之疑誤

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

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明皇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為天寶也聖顔然得大悅又韋渠牟曽為道士及僧徳宗問卿從道門本師復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師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帝師李仙師師為仙帝臣道合為陛下師由跡微官卑故不足為陛下師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對也

趙涓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宫相近代宗疑之涓為廵使俾令即訊涓因歴壖垣按據迹狀乃

上直中官之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究理詳明及刺之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得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公之陳設器用無不正備宴犒未嘗刻薄其平居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甚多禮物皆經處畫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絪居昭國防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

相比鄭相司徒堂兄文獻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

德宗西幸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色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情後適元士會以流落終

顔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之

死固為賊所殺必矣且元載所得藥方亦與吾同但載貪甚等是死而載不如吾吾得死於忠耶於是命取席固圜其身直立一躍而出又立兩藤倚子相背以兩手握其倚處懸足點空不至地三二寸數千百下又手按牀東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焉得死吾耶異日幸得歸骨來秦吾姪女為裴郾妻者原註郾即魯公之親表姪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剪綵者頗善承事是時汝必與二人同啓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如

穆護原注穆護即魯公男碩之小名也天性之道難名至此至秦州責希烈反逆無狀竟不取以面目相見亦不敢以兵刃相恐潛命獻食者送空器而已翌日賊令官翌來縊之魯公曰老夫受之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吭道家所忌令贈使人一黄金及吾死之後但割吾他支節為吾吭血以給之死無所恨耳曰使人悟慧如此不事明天子反事逆賊何所圖也官翌從其言至明年希烈死蔡使陳仙奇奉魯公喪歸京猶子頵峴實從柳常侍與裴氏女

及剪綵同迎喪於鎮國仁寺咸遵還旨啓棺如生原注柳製魯公挽歌嗣曰殺身終不恨歸喪遂如生

顔真卿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於郡門内紀同時臺省擢授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顔氏曹魏時顔裴高齊顔之推具為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兹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禄山亂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蕃寇陷陷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别駕其子晃好事者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

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郡門時顔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木寄之顔經艱難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為修立非所望也即日專使送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官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顔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醴泉日詣范問曰某欲就制科試乞師姨一言范尼曰顔郎事必放自後一兩月朝拜但半月内慎勿與國外人爭競恐有譴謫魯公曰官身盡五品身著緋衫

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其望滿矣范仲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皆稱是過七十已後不須若魯公再三窮詰之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日大酺魯公制科高第授長安尉遷監察御史因押班責武班中喧嘩者命小吏祿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時有新破石壁城功泣訴明皇坐魯公輕侮大臣貶蒲州掾及魯公為太子太傅使蔡歎曰范師之言吾命懸於賊庭必矣

建中初關播為給事中尉以諸司甲庫皆事胥史所掌為奬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為之掌庫

興元中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曰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于肆者結鏁交結其頭二力士以木來支者頤三四輩執撾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敵之狀幼清逼而察之訊于主者且曰馬之惡無不具之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二萬易之馬主尚慙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訝幼清之決也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之骨

德度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馬俾雜駑輩槽棧陷敗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日蹂奮蹇破唐突志性之塞終不可久無所顧賴發而為狂躁則無不為也既睎觀者少間乃別市一新絡頭紉清自持徐徐而前語之曰爾材性不為人知吾為汝易是鞻結雜檅之物馬弭耳引首紉清自負其知乃清沐剪飾別其皂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一小變踰必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乂嘶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嗣曹王皐有巧思精於器用為荊州節度使有羇旅士持二羯鼓棬謁皐皐見棬曰此至寶也指鋼匀之狀賓佐皆莫曉皐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柈自選其極平者遂量重二棬于柈心油注棬中滿不浸漏其吻合無隙皐曰此必開元中供御棬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某先人在京中得于高力士家之衆服其識賓府潛問客直有幾何答曰不過二百五十及遺財帛器物其直果稱焉張敦素夷堅録云宗正卿李琬善羯鼓有士

子以雙鐵棬賣之還二十緡其人怏怏琬復資之客有怪其厚價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以二棬重重安盤中灌水其中曽無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貴在茲㤟寀南卓郎中羯鼓録但云李卿妙于羯鼓不言有得棬事則敦素之言非耶

宋沇為太常丞每言諸懸中磬亡墜至多補之者又乖律吕忽因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之聲傾聽久之朝廻得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

不能知之曰其閒有一是近制其請一人循鈴索歷扣以辨之可乎初僧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寺衆即言往往無風自揺洋洋有聲非此也耶沇曰是也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因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編鐘耳且請獨綴于僧庭歸太常令樂人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樂由此果應之遂購而獲又曾送客至通化門逢度支運乘䭾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别乃隨乘至左石門認一鈴亦言編鐘也他人但見鎔鑄獨工不與衆者埒

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耳

貞元中張茂宗尚義章公主贈鄭公主謚之為貞穆有司擇日策論唐已來公主即有追封者未有加諸者公主追謚自此始也

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竇文瑒為左神策護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護中尉其月又以張尚進為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仗使之如也

貞元中賈全為杭州于西湖造亭為賈公未五六十

年廢案卷五一條抗州房琯為監官令于縣內鑿池溝亭曰房公亭後廢全與此條相類當是編輯者以買全事誤作房琯而王讜采據各書遂兩者之今無可參校亦姑並存

貞元中郎史年為榷鹽使有表生二人自鄜水來謁其母仍使子齋一青鹽枕以奉年年封枕付庫杖殺二表生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上疾驅請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

韓臯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丞西省故事閤老改官則詞頭次送以舍人是時吕渭草敕臯憂恐問曰僕有何命渭不告臯却之曰與公俱佐降乃告之臯又欲訴宰相渭執之奪其象笏恟恟至午後三刻乃上

德宗復京師賜勲臣第宅妓樂李令為首渾侍中次之馬司徒面斥李懐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斥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凶逆因此李馬不平李令常為制將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作

相二勳臣在朝德宗常令韓晉公和解宴樂則宰臣盡在而太常教坊音樂皆至恩賜酒饌相望於路張李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金吾必奏俄頃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韓晉公聞德宗在奉天以夾練囊緘茶末使歩以進又發軍食常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以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時論疑之張鳳翔鎰聞難盡出所有衣服並其家鈿釵枕鏡列

於小廳將獻行在俄頃後阮火起妻女出而鎰從判官田承之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鎰家知之走告軍中計議迎鎰遂遇害

德宗幸奉天朱泚自率兵至于城下有西湖寺僧陷在賊中僧甚機巧敎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矢旣盛雲梯又壯縱之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鋭兵挫之遂出師五千束緼居後約戰酣而燎風逆不能舉火二

公酹酒祝之詞氣慷慨士百其勇須叓風回舉火縱之
鼓譟而進梯遂蕩盡德宗御城樓以觀衆呼萬歲
朱泚陷京師天子幸盩厔梁洋喬琳侍從至南谷口奏
德宗曰臣爲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灾上甚喜惜其去
不能阻及聽之至仙遊不踰月入京師持盃乞匄人有
布施者琳獻之曰尚有常施後反爲泚作吏部尚書知
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之便又戲云只公此選得穩便
否泚敗上親㸃逆人簿至琳上曰與卿平背分深盩厔

相舍甚欲赦卿其如法何持盃判官言選猶在耳當時戲談時朕於爾時惶惶也左右喝琳付法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筮往問之王每以鏹五百決一局而來者甚多自辰及酉有未筮而空返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河道之一尉揆負才與門籍不宜為此頗忿而去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拜左拾遺前事固不準也揆怒未解生曰若事驗後一過我揆以書判不

中第補汴州陳留尉以生之生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卷書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視此書不爾當有大咎得而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關中郡府上書姓李皆先謁宗正璆適遇上尊號璆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召揆時揆寓於遠房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

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澤遂出旣見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黄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旣封請曰前二首無所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塗八字旁注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書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訪王生不復見矣

德宗時揚炎盧杞為宰相皆奸邪用事樹立朋黨以至天子播遷宗社幾覆德宗懲輔相之失自是除拜命令

不專委於中書凡奏擬用人十阻其七貞元以後宰相備位而已每擇官再三審覆事多中輟貞元三年八月中書省無舍人每有詔策宰相追他官為之及兵部侍郎陸贄知政事以上艱於選用乃上疏論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有奏虢州有官豬數千常為人患德宗曰可移沙苑杞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為患一也豬非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為便德宗嘆曰卿里虢州而憂他郡百姓宰相才也由是有意於相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鵰羣烏噪之以獻上知衆怒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相國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則鵲喜遂賜死參貞元壬申三月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中庭有寵妾上清者曰今欲啓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之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爲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有人在庭樹上吾死之將至具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安之流中不可多

得身死家破汝定為宮婢聖君如顧問當為我辭上清泣曰誠如是生死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其人遂下乃衣纕麓者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參曰某罄所有當封絹千匹而已方具修廟家資今以為贈其人曰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墻外某於街中俟之參依其言翌日執金吾先奏之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頓首

曰臣起自布衣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奬援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乃仇人所為爾中使下殿宣卿且歸賜第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别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觀察使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度將信而有徵乃流參於驩州以籍其家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掖庭後數年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内人數不少汝最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女奴竇參家破填宫得侍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

俠刺亦甚有贓汚前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泣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甚厚迺者郴州送所納官祿物皆是恩賜當部録曰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贄意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為贓物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覆其刻處皆如上清言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怒陸曰者猘奴我脫却伊緑

衫便與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恣行媒孽竟受譴不迴後上清賜敕度為道士終嫁為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多位顯者不敢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裴佶常話有姑夫為官朝有望佶至其居謁之會退朝浩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貨賂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姑夫怒呵門

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强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饌又令秣馬飯僕佶曰前何倨後何恭及入門有喜色揖佶而曰憩外舍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匹

李司徒勉為開封縣尉特善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已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得過三日過則舁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忻然自齎其櫬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

使廉使廉賞久之後公為大良節度使人問公曰令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盧舍人羣盧給事弘正相友善羣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弘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羣日飲高卧制諂多就宅草之弘正未嘗在假告有賓客皆就省相見一日雪中羣在假弘正將欲入省因過羣羣方道服於南垣茅亭望山雪促命延入羣曰盧六盧六曽莫我何也弘正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且詣宰府以求外任羣曰奔

走權門所不忍視臘酒一壺能共醉否弘正曰切欲詣
省羣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勻越器中我
與給事公對食弘正曰不可今旦犯冷已買血蒜羹餐
矣
劉太真為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時議喧騰後坐
貢院用情造責前事貶信州刺史
韋太守之在西川凡軍民將有婚嫁則以熟綿衣給其
夫以銀泥衣給其妻又各給錢一萬死葬稱是精訓練

待之如敬客極其聚斂軍府浸盛而民困矣晚年終至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劉闢初有心絶人自外至輙闢而吞之同府崔佐特碩大闢據地而吞背列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

國子司業韋聿者皐之兄也朝中以為戲弄或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權相為舍人以門望自處常戲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為資鄭雲逵謔曰更有一人盧問誰答曰韋聿滿座皆笑

汴州相國寺言佛像有流汗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汗止矣所得蓋鉅萬計以贍軍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引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與尚書令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請亦請崔

膺坐中皆笑乃得免

李實為司農卿督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得不罪會有賜與當謝狀秉筆者有故未至實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為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令閲喪期屈指以待及除服日以處士拜拾遺祐有文章喜書畫好彈琴其拔擢乃爾然耳

鄭雲逵與王彥鄰嘗有求之醫誤造雲逵診曰曰熱風客又請藥方雲逵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而

去自是京城目乖宜者為熱風

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堪之何不求碑誌相求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得也

許尚書孟容與宋濟為布衣交及許知舉宋不中第放榜後許自愧累請人致意兼令門生就見宋乃謁許深謝之因置酒酣乃曰某今年為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及第數日卒乃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公令薨謝

鄭昉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會被飄瓦所擊頭血

淋漓兩玉簪俱碎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某在後至曰二十舅今日頭壁俱碎吒大叫曰我不痛裏傷命酒酣飲盡欲

顧况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况曰某夢口與鼻爭高下口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謂鼻曰我近鑒豪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如世有賔客何容主人無節不成之儀若無眉成何面目府悟

其識待之如初又舊說顧況與韋夏卿飲酒時金氣已殘夏卿請席徵秋後意曰寒蟬鳴或曰班姬扇既而況云馬尾衆哂之曰此非在秋後乎

郎中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兩賦其制尚矣舊部吏部為南省舍人考功曹支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曰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駕庫故事度支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

統押案而已乾元已後始為使額郎官當直發敕為重水部員外劉約直宿會河內犯亾配流嶺表夜發敕符直宿令史又不更事惟下嶺表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後約遂出官貞史未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為四君子

郎士元詩句清絕絕輕薄好為劇語每云郭令公不琴馬鎮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馬如此語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請左顧為設也即依期而往時豪家食次起

羊肉一斤層布於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後肉半熟食之呼為古樓子馬晨起唉古樓子以佇士元至馬喉乾如窯即命急烹茶二十飲十餘甌士元已老虛冷腹脹屢辭馬輙曰馬鎮西不入茶何遽辭也如此又七甌士元固辭而起及馬氣液俱下因病數旬馬乃遺絹二百匹

貞元初穆寧為和州刺史其子故兖陵尚書及給事列侍寧前時穆家法最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

之諸子至直日必採求珍異羅列爲俎或未中意未嘗免笞箠一日給事直饌爲前有熊白及鹿脩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試以裹修改進寜果再飯宛陵與諸季視之喜形於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寜飯訖曰今日誰直可與杖俱來有此佳味奚進之晚

竇應中員外即竇庭芝之分司東都敬事卜者葫蘆生言吉凶多中往來甚頻一日入門甚嘆悒庭芝問之曰君家大禍將至舉族無遺類庭芝惶恐問問所以避之者

云非遇黄中君鬼谷子不可救然黄中君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説形貌服飾令泱旬求之於是賓與兄弟羣從泊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居憂於河清縣騎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驢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車馬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視之俄有人出云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厩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不獲已就其第庭芝出降堦而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

至於妻孥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甚厚但云貴達之日顧以一家為託鄭侯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

原注庭芝初與鄭侯相值蒴蘆生遍至其家云既遇此人無復憂矣

及朱泚之亂庭芝方為陜府觀察德宗幸奉天遂降賊平德宗首命誅之鄭侯自南嶽徵回因第賊臣罪狀請庭芝減死上不許云卿以為寧王姻黨乎

原注庭芝姊為寧王妃

鄭侯俱白以舊事上乃原其罪鄭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陜州問之與庭芝云符合德宗曰黄中君蓋我也謂卿為鬼谷子何

也原注武云李氏之先君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田里其師事老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忒風雪暴至學童皆不果歸宿於漏屋下天寒爭近火唯竇相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易直方舉進士亦隨駕西行乘一蹇驢至開遠門路隘門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箠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曰秀才他日莫忘閽倩及

拜相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趙璟盧邁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著蓋為是姚廣女婿姚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作湖南判官累授官至監察蕭復相代問俗為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留為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丞為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賛璟既罷任遂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璟閒居慕靜深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

甚頻元素乃是泌相之從弟也璟因其相訪引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有官職誓不敢怨他人也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焉遂同訪之問元素年命謂之曰公亦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言不言於泌相兄也德宗忽記得璟賜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新相闕播為大使張薦張式為判官泌因乃奏璟為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闕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璟堪為此官進拜右丞不數月遷尚書左丞平章事五年薨於

位此乃吉州旅人趙七郎之變化也

苗晉卿困於科舉一年似得復落春時携酒乘驢出都門藉草而眠既覺有老父坐於傍因以餘杯飲之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耶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問之苗曰某久窮羨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乘酒遂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而不信因揚言曰將相更向上天子也老父曰真者不得假者即得苗以為怪誕揖之而去後

果為將相及德宗崩攝冢宰三日

司空曾為楊丞相炎判官故盧新州見之欲出之公見桑道茂道茂曰年內出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

盧華州子之堂舅氏也常於元載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其人乃邀以歸且問元相何如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東住皆慘服也然二人皆身小而不知姓名不徑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以劉晏為門下楊

炎為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其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訖因賀德宗而起之曰新相欲用誰人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五舅意如何言之無妨吳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為誰吳乃奏常衮及其乙翌日並用拜二人為相以代王元果如其說緋紫短小街之東西無不驗者

桑道茂之門有一嫗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卜田者必曰嫗於桑門賣卜必有異也筮畢必來覆之桑言休

則嫗言咎桑言咎則嫗言休厥後中否嫗桑各半

長安風俗貞元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奕或侈於卜呪或侈於服食各有自也

順宗時五坊鷹犬恣横州縣不能制多於民間張置罘或有誤傷一鳥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時謂供奉鳥雀

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超之勢知一僧有術數寓直日邀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不得已見之令僧坐簾下韋獻卷已略省之意色頗倦韋覺告

去僧吁嘆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員外後遷乃本曹郎中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二十餘年在中書禹錫轉為屯田郎中

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一見州郡圖遲廻不敢看良久臨起誤視乃崖州圖後竟貶於此

裴晉公度少時羇寓洛中常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

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携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為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裴中令應舉詣葫蘆生問命未之許謂無科級之分試日排髙上門人馬擁併見一婦人類賈客之妻從女奴

皆衣服鮮潔挈一合以紫帕封女奴力勸置於門閫門闌失婦人所在合復在閫傍公以衫裾衛之意為他人所購冀其主復至舉人悉集公獨在門日晏終不去久之婦人方悲號公詰其究抑以狀答曰夫犯刑憲其案已圓在朝夕某家素豐蓄一寶帶會有能救護者與數萬緡至羅錦悉不取唯須此帶今早晨親遣女使更持送忽失所在吾夫不免矣公識其主即以予之婦人再拜泣謝而去試不及免罷一舉他日復訪葫蘆生生見

公驚曰君非去年相遇者耶君將來及第兼位極人臣

益近有陰德

裴晉公為盜所傷隸人王義扞刃死之乃自為文以祭之厚給妻孥是歲進士為王義傳者甚衆

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為尚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值洛中仍歲乏食正郎滯曹不遷俸甚微困悴甚常因積雪門無轍迹廚突無煙裴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為言者由是辟為留府從事公

常優容之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素奉佛因盡捨所得再修福先寺既成將請白居易為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為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絜本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原注其碑在寺西北廊王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命小將以車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酬之湜省書擲於地面叱小將曰寄謝

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為集序外未常造次許人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真不羈之才立遣依數酬之原注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段寺之老僧曰岈約者細為人說其數亦同白居守府及湜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常為蜂螫手指因大躁忽命奴僕及里中小兒箕斂蜂窠以厚價購之頃之聚於庭則命以碓臼絞取其汁

以塗所痛又其子松常錄詩數首字小誤大罵躍呼取杖不及齧其臂血流及肘

李汧公鎮宣武好琴書自造琴取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膠綴所蓄二琴殊絶其名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俗閒聲音有二寵奴號秀奴七七善琴箏與歌時遣奏之自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有德量多材藝不邇聲色善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蹙容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

州常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常與相隨常月夜獨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高陵令趙修夫人韋氏即兵部之姨妹也說汧公徐夫人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小乖及兵部生情好復初而君於諸子中寶愛懸隔在官所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唯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姊元氏亦有美行祭酒華陰公為之傳君初至金陵於李錡坐屢讚招隱寺之美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

州中君笑曰其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暮遊古松用綵物裹腥𩞄涴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大笑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茶器不倦常奉使行至陜州石硤縣東愛渠水留旬日忘發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裂帛自書管榷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為

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禁中上問汝當以此進及錡伏法京師大霧三日不解憲宗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一襲賜錡子敕京兆收葬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爾朱氏相者言其當生天子李錡據浙西反納之錡誅後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幸之生宣宗即位尊為太后懿宗立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饗出祭別廟

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貧窶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詣寺

求食寺僧厭之乃齋後扣鐘冀其來不逮食後登台輔出鎮荆南題詩曰曾遇闍梨飯後鐘文昌脱貴以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書規之文昌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原注或曰此詩是王相播事

文昌少孤寓居廣陵之瓜洲家貧力學夏月訪親知於城中不遇饑甚於路中拾得一錢道旁買瓜置於袖中至一宅門闃然入其廐内以瓜就馬槽破之方啗次老僕聞擊槽聲躍出責以擅入廐驚懼棄之而出鎮淮海

常對賓客說之在中書廳事地衣皆綿繡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飭方践履同列或勸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貧太甚聊以自慰爾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鋮其項又以枷擊守獄者憲宗怒命縛來殺之既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毀大臣所撰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不了語又擊殺陛下獄卒所顧於闇奏文中美裴度不還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釋縛賜酒食敕翰林學士段文昌别撰桒

想妻入訴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時碑尚未立安得推倒

于襄陽云今之方面權勝于列國諸侯遠矣且頤押一字轉牒天下皆供結承面列國止于我疆而已不亦勝乎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笑曰南朝相府會有瑞蓮故歌曰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古解題曰相府蓮者王儉為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

名之士時人以入儉府為入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
令號蓮幕者自儉始其後語訛為想夫憐亦名之醜爾
又有簇拍相府蓮樂苑曰想夫憐羽調曲也白居易詩
曰玉管朱絃莫急催容聽歌送十分盃長愛夫憐第二
句倩君重唱夕陽開王維右丞詞云秦州一半夕陽開
是也夜聞隣婦泣切切有餘哀即問緣何事征人戰未
迴簇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
不共楚王言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

日望應門

衛侍郎次公在吏部避嫌宗從皆不注疑有從子申甫自江淮來調選因告主吏曰但得官便出城即可矣遂館申甫於别第未幾擬江南令將出城為次公老僕所遇不得已見次公次公詰其由申甫以實對次公曰今年所注不省有汝姓名驗其纖名則次公署之也遄召主吏責其罪以問之吏曰凡所取押皆冒於公歎曰某慮不及此遂遣赴官

王智興以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情有以選事求囑智興固不肯應選人懇請遂致一銜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元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亦有用處

崔相羣之鎮徐州常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柬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灾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牓肩吾寒進爲嘏瞽一目曲江

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段著蟲為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裴坦為職方郎中知製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之不能得命既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之便於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壓角坐而坦巡謁執政至休多輸感激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之有此人為坦恥之至坦知貢舉擢休子宏上第時人稱欲益而

彰

劉虛白與太平裴垣相知垣知舉虛白就試因投詩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燃燭一般風不知人世能多許猶著麻衣待至公垣感之與及第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為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溽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州特贈布帛數端吳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並却其禮李公不悅妻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

與米二百斛李公果感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主司恐之是舊知遽言及第其牓尚在懐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麄人何以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未聞文筆乃堪採録名已上牓不知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從之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牓末是日既集省閤謂同年曰不期

崔侍郎今年倒注牓也觀者皆訝焉

永寧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於安邑之李丞相之門安邑薨於位一位素服受慰一王則不然中有變色是誰過乎又曰李安邑之為淮海也樹置裴光德及去則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對憲宗曰臣路逢中人送節與吴少陽不勝憤憤聖賢頳然翌日罷李丞相蕃為太子詹事益與節是蕃之謀也又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為太子客賔主饋運者裴之所除

也劉禹錫曰宰相皆用此勢自公孫弘始而增穩妙焉但看其傳當自知之蕭曹之時未有斯作

劉禹錫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為羽林將軍案唐書高霞寓傳霞寓由歸州刺史入為右衛大將軍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涉疑有脫誤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請自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即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為拔之俄而奮迅門吼別嫗而去以媿其恩者及之翌日自外

擲麋鹿狐兔至於庭者曰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為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籍乃村人被凶者呵捕云殺人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向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劉禹錫曰史氏所貴著作起居注士筆於螭首之下人君言動皆書之君臣啓沃皆記之後付史氏記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寫除目著作局可張雀羅不亦倒置乎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畜好馬有好琴者必善彈皆好而别之不必貴富而亦獲之韋絢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劉禹錫曰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真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為之詞曰早登科第亦

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耳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絶句云風光欲動别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别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

放侍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言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妾與工部員外汝南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元和末有勑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尚書其子姪兄弟分曹者亦有數人

沙陀本突厥餘種元和中三千人歸順隸京西節度使
范希朝主之弓馬雄勇冠於諸蕃
進士何儒亮自外方至京師將謁從叔誤造郎中趙需
宅自云同房會冬需欲家宴揮霍之際既是同房便入
宴姑姊妹盡在列儒亮饌徹徐出細察乃何氏子需笑
而遣之某按此事是趙贊侍郎與文哲尚書之相與鄰
居時俱侍御史水部趙郎中需方應舉自江淮來投刺
於贊誤造何侍御第何武臣也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

大喜因召入宅不數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姓之名宜改之且何需似涉戲於姓也需乃以本氏告文哲大愧乃厚遺之而促去需之孫頊前國學明經文哲姓孫繼為杭之戎吏皆說之相符而並無儒亮之說國史補所記乃誤耶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原注失姓名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

曰衡字尚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無一魚字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說元相公云相看掩淚應無說離别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劉夢得為師友殊不言元相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李賀為韓文公所知名聞搢紳時元相稹以明經擢第亦善詩願與賀交李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人何事看李

賀元恨之制策登科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為衆所排文公惜之為著諱辨竟不能上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至郎官十八分判南曹吏人不便後出為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得速畢

山甫以石留黄濟人嗜欲多暴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之以神之長慶二年卒於干江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山甫老病而死速朽無少異於人

者

令孤楚鎮東平綯侍行當送覲郊外逆旅中時久旱綯因問民間疾若有老父曰天旱盜賊且起復曰令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綯以相反詰之答曰自其日不雨至於是月豈非不破塊乎賦稅徵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枝豈非不鳴條乎

鎮州王庭湊始生常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墓集簷下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騈脅善陰符經鬼谷子初仕軍

中曾使河陽道中被酒寢於路傍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從者告之庭湊馳數里追及至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交王應在今秋原注一云吾相人未有如此者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庭湊為三軍所立歸省別墅而庭樹婆娑陰已合矣

田令既為王庭湊所害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與之發

哀挼魏博之節布乃盡出妓樂拊膺大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行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執密為遺表伏劍而死

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揺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粧

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

戎所殺秦始王葬驪山國亡明皇帝宫驪山而禄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辛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易尚書毛詩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宫中内官得周易一部密獻上即位後捧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間取書便殿讀之乃詔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

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善上問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戈殺之閽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遲疑久之對曰春秋義奥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藍田縣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弘文直學士給事中蕭倣鄭裔綽駁還制曰陛下懸爵位本待賢良令

命澆浮恐非懲勸柳珪居家不稟義方奉國豈盡忠節
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
不當玷居諫垣若誣以不孝即非其實太子少師柳公
權亦訟侵毀之枉上令免卦官家居修省貞元元和已
來士林家禮法推韓臯韓滉柳公綽柳仲郢一旦子稱
不孝為士歎之
韋温遷右丞文宗時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
外郎緼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問故揚嗣復對

曰朂名臣後行治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執
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
太和三年在拾遺舒元褒等奏中丞温造凌供奉官事
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中與温造街中相逢造怒不廻
避遂擒李虞仲祗奉人笞其背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
供奉官中除宰相無所迴避
陳夷行守周道文宗時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石
拾遺李洵直當衙論奏鄭覃楊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

近名夷行曰諫官當銜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瑋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為騶所拘紳命鞫之乃宗室也答款曰某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鑒之失色使逸去

武翊黄府送為解頭及第為狀頭宏詞為頭時謂武三頭冠於一時後惑於媵嬖薛荔苦其冢婦盧氏雖新

昌李相紳以同年庇之而衆論不容終流竄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爲口實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當俟正敕也

王沐王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作相騎驢至京師三十日始得見涯所望不過一簿尉耳而涯見其潦倒無推引意太和九年秋涯子涯之嬖奴道以

所欲涯始一日許以微官處之自是旦夕造涯及涯誅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時沭方在涯宅以王氏之宗同坐舒守謙即元輿之宗十年居元輿舍未嘗一日有間坐於車服飲饌亦無異等元輿謂之從子取明經及第歴秘書郎及持相應列清曹命之無何忽之以非過怒守謙翊旦伏謁訓不得見僮僕皆拒之守謙乃亂往江南元輿亦不問翌日長長咨嗟自失行及昭之應聞元輿之禍原注時宰相守捕家族不問親疏皆戮禍者以王舒福禍之異皆若

分定焉

鄭注以方術進學引朋黨薦周易博士李訓召入內署為侍講周易學士敏捷有口辯涉獵五經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幸蓬萊殿閱書召訓問曰康佐所進春秋列國經傳朕覽之久矣戰國時事歷歷明白朕曾問康佐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閽殺吳子餘祭康佐云窮究未精卿謂如何訓曰吳人伐越獲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之空內刑故謂之閽寺即今之中使也

吳子是國君長餘祭名也使中使主舟守楫餘祭往觀之為中使所殺上嗟嘆訓曰君不近幸臣近刑臣即輕死之道也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魯史書之以垂鑒戒上曰左右密近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訓曰陛下之聖留意於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願遵聖算累聖知之而不能遠慮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時鄭注任工部尚書侍講學士乃與訓斥逐賢良陰搆姦之遂有甘露之事

太和初京師有經簿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為詞號為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是儒士

李瓚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貶昭州司戶後量移衢州刺史給事中柳韜疎之復貶韜始與瓚相善瓚先達而弃韜瓚既重為所貶性強躁憤且死鄭舍人穀之父瓚坐主也乃為書曰與穀受恩未穀極若累十點筆落而卒 案此條末數語觧觧疑有脫誤

李司徒程善謔為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主三兩日客

曰業已久矣舟脱已在漢口曰此漢曰不足信又因與
堂第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頭子紏者罰之司
徒曰汝何忙鬧時把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家謂重四
為堂印葢譏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也又與石話服食云汝服鍾乳否曰近服甚覺得力司
徒曰吾一不得乳力葢譏其作相日無急難之效也又
嘗於街西遊宴貪在博局時已昏黑從者迭報云鼓動
司徒應聲曰靴靴其意謔鼓動似受慰之聲以弔客靴

靴荅之連聲索靴靴其意謔也又在夏口時官園納䘮頭而餘者分給校其主將報之軍將謝䘮頭司徒之手指頭云著他了也然後傳語此䘮頭不必謝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述士李生者甚異悰任四州節度馬植罷黔中方起闕李一見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以報荅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

遇之悰未之信他日又謂悰曰相公將有禍非馮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乃用其言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即吏為植於闕下買宅為生之費無闕焉尋除光祿卿報狀之蜀悰謂李曰貫人越闕作光祿勲矣李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信之未幾拜相懿安皇太后崩悰懿安子壻也忽因旁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諳吉延英力勞救植素能回上意事遂止

杜邠公悰嘗與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之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鎭廣陵舟次瞿塘遇風侍者驚𢡱渴甚曰潑茶飲後鎭荆南諸院姊多在渚宫寄寓相國未常拯濟節臘一無霑遺有肩輿至府門詬罵者亦不省問所在方鎭不理獄訟在鳳翔洎西門繫囚無輕重任其殍殕人有從劍門得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也

歐陽琳父兖亦中進士琳與弟玭同在揚屋若其貧匱

每詣先達剌䩭同幅時人稱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裔休同年謁之悰嘗以事怪琳客或有爲釋解者之且言琳究之子悰不荅久之曰某自淮南越關舟次龜山風不可進因策杖登岸徐步適見一僧方修道前曰雪山和尚弟子教化某謂之曰何言弟子饒你和尚也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揣骨言休咎象簡竹笏以手循之必知官禄年壽宋邛補闕有時名搢紳靡不傾屬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官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笏

復本聽蕭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笏曰長官笏元不樂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衛公方秉政未見間佇立談謔頃之丞相出宋以守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謂左右曰宋補闕容某可事聞者為憂之數日出為河清縣令歲餘死其後蕭公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頃之為宰相

文宗時有沙門能攺塔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人以為神上聞之曰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豈亦有神

沙門後東果以妖妄伏法

盧尚書弘宣與弟衢州簡辭同日在京師一日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曰我彌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為辨之皆大笑

唐語林卷六